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
两棵樱花树

文兰

著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
两棵樱花树

文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两棵樱花树 / 文兰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12-0049-2

I. ①纪… II. ①文…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9425 号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两棵樱花树

作 者: 文 兰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祝玉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49-2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文兰，陕西省西安市人。1961年起任教。1964年参军，曾任警卫连文书、宣传处电影放映员、文工团编导。1969年退伍，先后在公安机关从事刑事侦查，在法院任刑事法官。1980年起调入咸阳市文艺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咸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主要作品

中短篇小说

幸存者（1980）
野隅里的三怪客（1981）
山林之歌（1984）
冰冷的吻（1984）
转弯处发生车祸（1985）
音像之恋（1986）
高楼下的小屋（1986）
夫妻关系十日谈（1986）
副总理弟弟和猫尾巴哥哥的故事（1987）
死亡旅程（1987）
最佳演员发现者（1987）
礼堂对面是教堂（1988）
心震（1992）
玩一玩征婚（1994）
最后的葬礼（1994）
龙堪良报仇（1996）
走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97）
落地烂苹果（1997）
张天乐之死（1998）
一个傻瓜一生的最后八个小时（2000）

小说集

攀越死亡线（1990）
文兰中短篇小说选（上、下）（2015）

长篇小说

32盒录音带（1988）
丝路摇滚（1994）
命运峡谷（2004）
大敦煌（2006）
米脂婆姨（2010）
欲望与生存（2015）

目 录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两棵樱花树 001

罚 213

最后的遗嘱 237

纪念奶奶川美秀子的
两棵樱花树

引 子

奶奶死了，我绝没有想到竟然是被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给活活气死的。

奶奶死时，现场唯我一人。如果不是奶奶那只黑布包袱，我说此话，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也真就是一个专门在网上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的骗子了。

是的，听我说这事的人们会用世界上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和推断逻辑说这事令人匪夷所思，万分的不可能！想想看，一个大字不识的、一生几乎没离开村子一步的、活到九十多岁的大西北农村老太婆和东海之东的日本首相有什么丝毫的关联呢？

换做我，也会对另一个我发问，而且另一个我将哑口无言，落下个无聊透顶、不可置信、无事专造假奇闻的小骗子臭名了。

可是我就是我。我是奶奶死亡时的亲历者、见证人，我不得不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讲出来。不过，其中绝大部分是奶奶的那只黑布包袱讲出来的。

1 奶奶是团谜

从我小时候有了记忆起，直到奶奶去世后的第五天，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奶奶就像一本《谜语大全》，有着永远猜不透，也猜不完的谜。奶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都好像挂满着问号。人说眼是心的窗，你先看奶奶那眼。奶奶去世时都九十七岁了，一对唐仕女般的丹凤眼里虽因年龄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云翳，但那云翳后面总是透射着一种聪颖灵慧的亮光。我更要说的是，云翳后边那眼珠的颜色，就像暮秋无云的天空，是一种洁净无尘的蓝灰色。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世界上哪个国家和种族的人眼是蓝灰色，我只知道纯种中国人的眼珠绝对是黑色。那奶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再说，我从小就知道，奶奶一直是个没出过远门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农妇，可是你看看奶奶走路的样子，村里人说，就好像戏台上的坤角走台步，或像拿着花扇的演员在轻歌曼舞。还有，村里的女人说，她们和奶奶一道去庙里给神像烧香，或去坟地里给故去的亡者烧纸，奶奶是最习惯跪着的一个人了，那跪着的功夫，村里可没个女人能比。我想，那一定是奶奶长久的习惯使然，久练出真功呀，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奶奶都是跪着干女人的活。比如，奶奶在炕上叠被褥跪着，在

炕上往箱子里放衣物跪着，在炕上关窗户开窗户跪着，有时我看有关日本的电影，发现日本两个女人对面说话都跪着，心中就升起令我震惊的疑团。还有就是奶奶的脸色，老了，皱纹是免不了有的，但那肤色就像青石板上涂了一层白灰——青里泛白的那种，而不像当地老年人的那种黄褐色。还有就是奶奶那脚，村里老年人说，凡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前生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裹着三寸金莲样的小脚的，可奶奶偏偏就留着一双不大不小的脚片，而且拇趾与其他四趾不是裹在一起，而是分得很开。这使我想起日本女人穿的分趾木屐。对这点，村里人一直持疑，爷爷只好释疑说，外地引回来的女人就这样儿。村里识几个字的人问：你说的外地是外省还是外国？爷爷嘴里就支吾：嗯，外省外省。再就是奶奶的身样儿。奶奶是个中等个儿，是个端庄秀丽的女人，虽年至耄耋，却风韵犹存，只是身存诸多谜团。在我眼里，每当奶奶低下头，佝偻了腰，膝下垂吊了小腿儿坐在炕边或凳儿上时，从侧面看上去，那肢体本身，就像一个大大的“？”

奶奶有说不完的谜。

奶奶临去世前，最令我惊心、最令我疑惑莫解的主要有两件事。

首一件是，直到奶奶去世后的第五天，我还只知道奶奶名叫艾中花（其实这个名字的谐音就是“爱中华”，这本身又是一个谜），而更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远在父亲出生之前名叫川美秀子，而且竟是一个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女人！这简直莫名其妙极了！

第二件是，奶奶去世前，我们家已完全有条件为奶奶去

世后，在坟前立一座墓碑，但奶奶坚决不许做。奶奶说，立碑就要写碑文，而她的碑文天下没一个人能写得出来，因为奶奶一辈子的事压根儿没法写。这样说，倒不是要模仿百里之外，在墓坑里睡了一千多年的那个女皇帝武则天。那个女皇帝让人给她立了一座“无字碑”，而奶奶就不配立碑。奶奶说，她这辈子，既是一个受了天大罪的人，可也是一个犯了天大罪的人。家里人问为什么？奶奶说，我死了，你们就都知道了。

奶奶越是这样说，越把我们说得云遮雾罩成了更大的一团谜。

这许多疑问或许只有爷爷能说清，可是爸爸说，他还不懂事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不过，关于立墓碑，奶奶曾经补充说：

“我死了，你们如果真要孝敬我，纪念我（天！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说话竟用了‘纪念’这个有文化的词），就把原来二道梁上老庄基院里那棵樱花树移栽到我的墓前去。”

我又问：“为什么？”

奶奶还是一句老话：“我死了，你们就什么都知道了。”说实话，要从奶奶嘴里套出真实情况，真比从地下党员嘴里掏秘密情报还难！不过，我们宁愿永远不知道，也希望奶奶万寿无疆，永远不要离开我们！

可是，人固有一死，奶奶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 二道梁上的那棵樱花树

公历2014年12月13日，奶奶九十七岁那年，永远闭上了眼睛。

奶奶去世前两天，二道梁突降了一场雪，家里老庄基院里那棵早已落叶的樱花树，白莹莹的像是开了一树银花。落满白雪的树枝，也为奶奶去世披麻戴孝了。

奶奶去世的日子，我们后来吃惊地发现，竟是那样一个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合的日子，12月13日，看过《南京大屠杀》电影的人都知道这个日子。不过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个日子本身，就是奶奶死亡的直接原因。

奶奶临终前说，我死了，你们就什么都知道了。

可是，奶奶死了，我们依然什么也都不知道！奶奶把一切问号在她死亡五天前，全都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村里人都说，奶奶是无疾而终的，只有我们家里人，尤其是我，就不能不带着无穷无尽的猜测，琢磨奶奶临终前的种种表象，就像写推理小说的作家一样，以此来分析奶奶真正的死因。

我们农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稍西的秦岭脚下那条二道梁上。梁下西侧是如今供养西安全城用水的黑河。现在

正建的南水北调工程，穿过秦岭流到西安的汉江水，也是从二道梁东边的山洞里钻出来的。据村里的老人说，奶奶自二十八岁由我爷爷带回这个原来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到死都没离开过这村子一步。奶奶说，父亲八岁时，爷爷就去世了。父亲大学毕业后，为了解决母亲的城市商品粮户口，到陕北一个县城去当了中学教师，而母亲也去那里教了小学。后来，在我上了大学后，父母带着妹妹回到老家县城。父亲在政协搞文史资料，母亲调到县城教小学。父亲在县城买了房，三番五次要把奶奶接到县城去住，可奶奶死活就不去。奶奶说，她恨城市，她一个人在农村住惯了，她一看见城市头就大，心就疼。你说这有多奇怪！奶奶说，她小时候直至青少年时，家虽在城市，可那是在距城市中心很远的郊区农村。在现在的老家还没有搬迁到平原上来的那个二道梁上的房子和没有围墙的院子，与她小时候住的房子、院子惊人的相似。她每天最乐意的，就是站在院子里那棵樱花树下，俯瞰院前二道梁下的那条黑河。虽说小时候家里院前川里那河水自北朝南流，而现在她眼前的黑河自南朝北流，可是在不下大雨的日子，那河水就和她小时候看见的河水一样，碧波荡漾，清凛凛的。河边也一样都栽着柳树、桃树，还有和樱花树有一个字相同的樱桃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日子里，她站在院里的樱花树下朝西俯瞰，河边的树木都被春风和阳光染绿了。柳树垂下了嫩绿的枝条，漫山遍野的野花开放了。这儿一座那儿一处的村舍镶嵌在绿油油的田野里和黄灿灿的油菜花地里。村里、村外、山坡、河边，到处都点缀着红艳艳和粉嘟嘟的桃花。特别是

在夕阳西沉前映照着山川、河流、村舍和原野的时候，奶奶简直就像在观赏一幅色彩斑斓的巨幅风景油画。这时，奶奶就说她仿佛回到幼时住过的房子、院子和周围的景物里去了。

奶奶的老家究竟在哪里，她从来就闭口不谈。

如今，奶奶已离不开这里的风景，更离不开她侍弄了十多年的这棵樱花树了。父亲曾说过，县城的房子也有个六平方米的小院，他可以专门给院里栽一棵樱花树，再不行，还可以把院里这棵樱花树移栽到县城的院里去。可奶奶依旧死活不让动。奶奶说，若把这棵樱花树移栽到县城去，就和她这几十年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合不到一起了。一句话，她死活都离不开这村、这院、这棵樱花树！

樱花树，樱花树象征着哪儿？奶奶为什么如此钟情樱花树？奶奶小时候直至青少年时的家、院子、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奶奶到死都没离开这村子一步。事实上，奶奶也真的从没去过省城、县城，也没去过别的村，甚至在本村都很少串门儿。更没去过奶奶从未提说过的娘家。从我有了记忆起，奶奶一生走过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自家的房子、自家的院子、自家耕种的地里这条道！人说有人一条道走到黑，奶奶是一条道走到死。村里人都说，奶奶这样，是因为奶奶一辈子都少言寡语。甚至在爷爷把奶奶刚从外地引进村里的几年里，大家都以为奶奶是个哑巴呢！

事实上不是。这使我一直存有追根寻底的念头。

大约在三年前的春天，上边要在我们老家，就是二道梁以南的山区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植物园，还有，为保证西安

居民用水——黑河水的质量，必须把我们老家二道梁上的二十多户人家搬迁到相距八里地的平原上来。平原上的新房建好了，二道梁上的老房都拆了，奶奶不得不随迁到平原上的新家来。奶奶离开了原来的房子和院子，可是毕竟没离开村子。那棵樱花树也还在原来的地方长着。于是，在没有其他家里人回老家来的时候，奶奶几乎每天要花上几个小时，独自自个儿拄着拐棍，爬上二道梁，站在老庄基院子里的那棵樱花树下，久久地朝西边的原野里凝望，直到半下午，才又恋恋不舍地回到平原上的新房子里来！

奶奶和那棵樱花树以及周围的景致有不解之缘。

我对奶奶的这种不解之缘有永难消除的不解之谜。

这之后，我们就更加追根探底地琢磨起奶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原因来。可是琢磨来，琢磨去，除了二道梁上的房子坐东向西，现在平原上的房子坐北向南之不同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随房移栽的那棵樱花树了。原来大家想着要移栽那棵樱花树来着，可是平原上的院子小得容不下那棵樱花树，而奶奶又和那棵樱花树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这就促使奶奶每天拄着拐棍徒步爬到二道梁上去。

奶奶的念想为什么是一棵樱花树呢？

我们分析出这种情况，都很牵挂，为了把奶奶每天留在平原上的房子里，从县城买回一台大彩电，尽管多年前，父亲给奶奶就买回了一台收音机，奶奶爱不释手地老是听，可那东西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我们在买电视机的同时，还买回碟机和几张有樱花树的碟片，教给奶奶如何使用。

孰料，就是这台大彩电，竟成了奶奶的催命符！

3 日本“坏头头”

有了彩电，却依然没有留住奶奶每天去二道梁的脚步。奶奶每天照样到二道梁上去厮守她的那棵樱花树，而对电视上和从碟片上放出的樱花树似乎并不感兴趣。没办法，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就商量时常轮流回农村老家看望伺候奶奶，能和奶奶多待几天就多待几天。这样又过了些日子，我便发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自我教会奶奶换频道，介绍了各个频道的栏目内容之后，奶奶看电视，竟和当地老头、老婆子有着奇怪的区别：当地农民看电视，不是秦腔“秦之声”，便是用关中方言演的反映农村生活的“碎戏”，而奶奶每看电视，首选必是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为什么竟是这样呢？于是我便留心观察，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每当日本新上任首相在屏幕上出现，若在会议室，走过去转过身，落座在七个幕僚最中间的时候，或是从一层层台阶上走下来，站在前排幕僚中间照相的时候，奶奶嘴唇就哆嗦，若扶着拐杖，就拿起来使劲在地上“咚咚咚”地踱。我问奶奶怎么了？奶奶就说，看到他，就想起年轻时日本的另一伙“坏头头”。那伙穿军装的“坏头头”，侵略中国把日本毁了，最后给上了绞刑了。继承，你不知道，

奶奶一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伙“坏头头”，心都不好了。我说，奶奶，咱不看了不想了好不好？奶奶年纪大了，看他还惹自己生气。我说了，奶奶却总是由不得要看，看着看着嘴唇就哆嗦，就拿了拐棍在地上踱。

种种迹象，愈来愈明显地让我感到，奶奶的身世和遭遇，一定和日本以及奶奶所憎恨的“坏头头”有着某种神秘而蹊跷的关系。这又使我回想起在我成长的历程中一些和日本这个国度有关联的事情来。